

人物谈

江苏非遗文创精品展在悉尼开幕

据新华社悉尼电(记者 郝亚琳 张玥)“2021 欢乐春节·江苏非遗文创精品展”当地时间27日晚在澳大利亚悉尼拉开帷幕,为悉尼民众带来一场文化盛宴。

展览展示了南京云锦、苏绣、秦淮灯彩、桃花坞木版年画、昆曲艺术、金陵剪纸等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凸显了江苏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展览将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持续至2月26日。为方便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观众观展,利用VR(虚拟现实)技术的在线展览也同步上线。

据介绍,今年是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与江苏省合作的“江苏文化和旅游年”,双方将共同推出一系列线上线下文化活动,除展览外,还有“感悟生活——江苏省美术馆艺术家作品展”“天涯共此时——中西合璧中秋音乐会”等活动。

“石窟艺术之乡”甘肃将加强石窟保护利用

据新华社兰州电(记者 张玉洁 文静)记者从27日召开的甘肃省文物局长工作会议上获悉,甘肃省将在“十四五”时期加强对石窟的保护利用,推动境内石窟的标准化、数字化管理,强化科技支撑。

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介绍,2020年甘肃省启动了境内石窟寺专项调查,调查涉及石窟基本情况、文物现状、外部环境等诸多内容。这项工作“摸清家底”的工作拟于2021年4月完成。

面对各地保护能力差异较大的现状,甘肃计划在“十四五”时期出台《甘肃省石窟寺管理导则》,推动境内石窟寺的标准化、数字化管理。“敦煌研究院管理着莫高窟等6处石窟,在文物保护、监测、数字化等领域拥有较为成熟的模式。下一步,我们将基于‘敦煌模式’形成规范性标准,为省内其他石窟的保护管理提供参照。”马玉萍说。

甘肃被称为“石窟艺术之乡”,现存石窟206处,其中世界文化遗产(点)有莫高窟、麦积山石窟、炳灵寺石窟3处。

赵勇刚 国家二级演员,工丑行,先后师承川剧名丑许明耻、李良华、陈保全。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川剧艺术研究院院长,乐山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主席,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“嘉阳河川剧艺术”代表性传承人。从事川剧表演艺术工作近30年,曾受邀赴海外演出,涉足话剧、小品等多种舞台剧表演形式。

2007年,主演无言戏剧小品《陌生的朋友》获四川省第十一届戏剧小品比赛优秀奖;2011年,主演讽刺喜剧小品《胆大胆小》获四川省第十三届戏剧小品(小戏)比赛优秀奖;2012年,主演《连升店》获四川省首届“金堂·外实校杯”青年川剧演员比赛表演二等奖;2015年,主演《审判》获首届四川艺术节·第十五届戏剧小品(小戏)比赛优秀奖;2017年,主演《揭榜》获四川省第十六届戏剧小品(小戏)比赛一等奖;2019年,主演话剧《美味人生》在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中获四川文华奖表演奖。



在《连升店》中饰演“店家”



在川剧折子戏《拜新年》中饰演“窦相公”

赵勇刚

传承“嘉阳河”

探索川剧艺术的乐山味道

■ 记者 杨心梅

印象

话剧《美味人生》的导演、编剧任明扬曾评价赵勇刚是演员团队中的“劳动模范”,原因是赵勇刚在排练《美味人生》的时候,每天在繁忙的剧院业务之余,努力琢磨剧本、斟酌台词,全心全力投入排练,重视与其他演员的磨合、切磋。

而这,也正是记者对赵勇刚的印象。

每每见到赵勇刚,他大多都是化好妆、做好造型、穿上表演服,活跃在舞台上。即使不是排练或者上台演出,坐在办公室里的他也并不闲着,写报告、找资料,和同事协商工作

……最近,他还在探索通过视频形式,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进行“嘉阳河”川剧的普及和推广。

忙碌是赵勇刚的常态,川剧则是赵勇刚的精神食粮。为川剧而忙碌,以川剧充实生活,在这条道路上赵勇刚探索了近30年,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,也从不为掌声和鲜花而停留。“也许有一些外界的评价,说我演得好,或者说我有所成就,但于我而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”赵勇刚告诉记者,他只想做一个醉心在川剧里的普通演员,尽自己的努力把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,让更多的人喜爱川剧。

对话

记者:您是怎么和川剧结缘的?

赵勇刚:1991年我在读高中,有一天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四川省川剧学校招学生的公告,我就去报名,并顺利考上了。毕业之后,我来到原乐山市川剧团,成为一名川剧演员,并在这个城市、这个行业坚持了近30年。

记得刚进入川剧学校时,我已经17岁了,在同一批入校的同学之中年龄是最大的,而且因为之前没有任何戏剧基础,所以在学习上遇到很多困难,比如拉筋这些动作很难做到。不过,在学习的过程中,我由衷地喜爱这门艺术,愿意为之努力,所以在考虑了自己的身形、声音条件之后,选择了文丑行当深入钻研学习。虽然相较于生行而言,丑行角色不容易成为大戏主角,但我始终认为老天既然给了你适合这个行当的先天条件,自然有他的道理,我们能做的就是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。

工作以后,剧团承担的作品创排任务比较重。在不断的演出过程中,我的表演能力有所提升,同时也发现自己因为基础薄弱而产生一些问题。为了提高专业技能,我还到北京进行专门的声乐学习。

记者:有很多人评价您的表演清新自然、浑然天成,巧妙地把川剧功底揉入到人物塑造之中,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呢?

赵勇刚:“嘉阳河”川剧艺术久负盛名,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博采众长,兼收并蓄,囊括吸收了全国戏曲各大声腔体系的营养,做到了与地方语言、声韵、音乐的融汇结合。要把“嘉阳河”川剧演好,不是简简单单站在台上,把动作做好、把唱腔唱好就结束了,更需要把文化内涵展现出来。

作为一名演员,如何来展现文化内涵?一个是不断提升基本功,传承发展川剧韵味,另一方面则是要把人物弄懂吃透,让表演的人物在舞台上活起来、立得住。比如2019年,我们探索创排话剧《美味人生》,我在其中饰演的是一名和父母分别多年,生活在乐山的跷脚牛肉店老板。尽管这是一部话剧,但我们在其中保留了川剧锣鼓小打与帮腔,注重传统戏剧中关注现实,批判现实,试图解释人生的意义及价值等积极的部分。同时,我也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下了功夫——饰演一个掌握了乐山本土文化、很有乐山味儿的人,而这个人情感认知上,既有对父母的孺慕之情,也有和父母分别多年的纠结惆怅。

记者:您觉得乐山的川剧发展现状如何?

赵勇刚:首先要肯定“嘉阳河”川剧处于一个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。乐山地处三江交汇处,“嘉阳河”川剧的产生和发展一直在吸收外来文化,然后进行本土化的融合创新,所以现在的青年演员一直都在吸收其他剧种唱腔、音乐等方面的优良基因,

和“嘉阳河”川剧进行有机结合。过去这些年,乐山每隔几年就会有一部大戏产生,如《大佛海通》《假县令》《抓壮丁》等作品都得到了业内认可。同时,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进行“嘉阳河”川剧的创新探索,在实验话剧、新编川剧等新形式上均有作品产出。

在传承发展上,我们一方面通过戏曲进校园,在中小学校开设戏剧传习班等方式培养一批年轻的川剧爱好者、表演者,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文艺惠民演出,让更多市民能够进入剧场、接触川剧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明显感觉到愿意听戏,喜欢听戏,爱上川剧的人越来越多。

但同时,川剧的传承发展也面临一些难题,一是传统文化艺术受众面不大,很容易受到通俗文化、外来文化、网络文化的冲击,二是随着老一批川剧演员的退休,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还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更大支持和关注。(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《乐山城记:一座古城的生命史》连载④  
嘉州公园的沉浮(上)

■ 邱硕

乐山从古代的文化名城到现代化的文化新城,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同时,也缓慢地接受现代文明体系,吐故纳新的过程持续了近百年。古代传统的文化空间比现代社会少得多,而且以提供公共文化教育为目的的公共文化空间几乎没有。公共文化空间是城市举行各种活动、居民进行公共交往的开放性场所,比如室外的山林、水滨、广场、公园、道路、体育场等,室内的图书馆、文化馆、学校、餐饮娱乐场所等。乐山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,使民众成为乐山城真正的主人。

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园,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上海。乐山则在民国时期才有了城市公园——位于城西的西城公园和位于城中心的嘉州公园。嘉州公园的变迁可以说是乐山城市现代化的绝佳反映。

嘉州公园原址为清代前期的上川南道道署,清代中后期的学政试院。清末废科举后改为嘉定府官立中学堂,民国废府后改名嘉定七属联合中学校(七属为原嘉定府下辖的乐山、峨眉、夹江、洪雅、犍为、荣县、威远七县)。民国十一年(1922年),驻防乐山的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令嘉定联中迁走,意图改作师部,未果而下台。之后军阀混战,此地长期荒废。

在地方人士的建议下,民国十九年(1930年)此处开辟为嘉州公园。1937年,乐山县政府将县立民众教育馆设在公园中。1942年,乐山县图书馆搬至嘉州公园民众教育馆楼上。同年,专门管理公园事务的嘉州公园管理处也设在园内。我们当代人对于公园和图书馆很熟悉,但对民众教育馆比较陌生。民众教育馆起源于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,当时的社会精英认为中国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是民众教育落后,在全国多地兴办“通俗教育馆”以启发民智。蒋介石出于加强统治和推行教育的目的,于1929年通令全国将

“通俗教育馆”改为“民众教育馆”。川政是在1935年中央政府势力进入四川后才统一的,所以乐山民众教育馆于1937年才成立。大体上看,民众教育馆类似于今天的群众艺术馆或文化馆,具体活动涉及展览、博物馆、音乐、体育、演讲、戏剧等等。

另外,根据档案资料显示,嘉州公园内还设有新运会、蜀嘉影院等机构,公园还将土地和房屋租借给《诚报》《岷江新闻》《兴中日报》等报社,以及一些私营商店,如松麻茶社、洞天茶社、建国照相馆、建民金笔店等。据《诚报》1942年一则报道,四川省第五行政专区要借嘉州公园举办展览,需整理公园,以重观瞻,“召集园内十三单位开会商定共同负担整理费用”[《诚报》三十一年十月六日,第3版]。可见,在20世纪40年代,嘉州公园中有十余家文化、商业机构和若干私人店铺,它们尽管各自独立,但因为共处一个大空间,所以使嘉州公园成为集休闲娱乐、民众教育、知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。

从武汉大学学生的文字中,我们可以得见嘉州公园的文化盛况。武大学生课余经常来公园,一则休闲娱乐,二则聚会讨论,三则学习自修。文法学院的蒋宗祺特别喜爱公园茶室的“静、适、趣”,他的《乐山忆旧》写到:

“矮方桌、竹或藤靠椅,间距稀疏,在树影婆娑、绿荫覆盖下,显得分外清幽。在风和日暖的日子里,要‘么师’端来一杯清茶或一盖‘玻璃’(白开水)往靠椅一躺,又可消磨几许时光;甚至舒舒服服地观赏红花绿叶、斑驳陆离的公园景色,使泡茶馆又增几许情趣。”

公园进门左侧的一间大房子,是武汉大学“课余平剧社”经常聚会的场所。平剧社的学生们几乎每晚都在里面敲、

打、拉、弹、唱、做、说、笑,天天都闹到街上没有人影的时候,才一人一根火把回宿舍。

因为民众都爱到公园来游玩,所以这里也成为演讲宣传的场所。1939年郭沫若回乡奔丧间隙就在公园做过讲演。公园中还经常举办名家画展。据武大学生孙法理回忆,公园西厢的几间平房里曾举办过徐悲鸿的画展。展出的画有徐悲鸿拿手的马、鹰以及喜鹊、鸭子等花鸟小品。现在北京徐悲鸿展览馆的几幅大型油画“田横五百士”“愚公移山”等都在那里展览过。这几间平房还展览过丰子恺的漫画和山水画,展出时丰子恺本人也在场。丰子恺的画迷们见到他的国字脸、大胡子,非常兴奋。公园不仅举办艺术观赏性画展,还举办政治宣传、知识普及性质的展览。1942年,四川第五行政专区区署在举办运动会的同时,就借公园内民教馆、新运会及蜀嘉影院举行过政治农矿展览。

上世纪30年代嘉州公园的功能已经很多,但是公园设施的现代化水平还不很高。据记载,1943年2月,嘉州公园管理所新任所长唐秉乾主持召开各单位座谈会,商讨公园整理事宜,决议:一、设置路灯和垃圾箱;二、整理池塘,以备种植荷花;三、增设园警,以维秩序;四、增植花树万株等。可见,在1943年之前,公园尚未设置路灯、垃圾箱等现代设备,也没有维持秩序的专门人员。

抗战胜利后,政局变动,嘉州公园的管理也经历了很大变动;内战期间,各级政府经费紧张、治理松懈,嘉州公园也开始走下坡路。1945年12月,嘉州公园管理所新任所长余品璋刚刚上任,就接到省上裁撤嘉州公园管理所的命令,但是上级只要求裁撤,却没有安排后续接收工作。此时,公园园警不足、经费无着。乐山县两次请省府保留管理所,均未获准。(未完待续)

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



讲科学、严防控  
勤洗手、常通风  
戴口罩、一米线  
用公筷、健康码



中宣部宣教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  
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